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学人文库 吴承学 彭玉平 主编

训诂学与古汉语论集

陈焕良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訓詁學與古漢語論集

陈焕良 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学人文库

吴承学

彭玉平

主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训诂学与古汉语论集/陈焕良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8. 11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学人文库/吴承学, 彭玉平主编)

ISBN 978 - 7 - 306 - 06445 - 5

I. ①训… II. ①陈… III. ①训诂—文集 ②古汉语—文集

IV. ①H13 - 53 ②H109. 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15708 号

出 版 人: 王天琪

策划编辑: 嵇春霞

责任编辑: 陈 霞

封面设计: 曾 斌

责任校对: 粟 丹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0771,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e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22.75 印张 401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6.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

编 委 会

主 编 吴承学 彭玉平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坤 王霄冰 庄初升

何诗海 陈伟武 陈斯鹏

林 岗 黄仕忠 谢有顺

总 序

吴承学 彭玉平

中山大学建校将近百年了。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万方多难之际，手创国立广东大学。先生逝世后，学校于1926年定名为国立中山大学。虽然中山大学并不是国内建校历史最长的大学，且僻于岭南一地，但是，她的建立与中国现代政治、文化、教育关系之密切，却罕有其匹。缘于此，也成就了独具一格的中山大学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传承着人类的精神与文化，其重要性已超越学术本身。在中国大学的人文学科中，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设置更具普遍性。一所没有中文系的综合性大学是不完整的，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文、理、医、工诸多学科中，中文学科特色显著，它集中表现了中国本土语言文化、文学艺术之精神。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曾认为，语言、文学是所有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一切之学必以文学植基，否则难以致弘深而通要眇”。文学当然强调思维的逻辑性，但更强调感受力、想象力、创造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有了文学基础，才可能做好其他学问，并达到“致弘深而通要眇”之境界。而中文学科更是中国人治学的基础，它既是中国文化根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一个关键交集点。

中文系与中山大学同时诞生，是中山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科之一。近百年中，中文系随中山大学走过艰辛困顿、辗转迁徙之途。始驻广州文明路，不久即迁广州石牌地区；抗日战争中历经三迁，初迁云南澄江，再迁粤北坪石，又迁粤东梅州等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始定址于珠江之畔的康乐园。古人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对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来说，亦是如此。百年来，中文系多番流播迁徙。其间，历经学科的离合、人物的散聚，中文系之发展跌宕起伏、曲折逶迤，终如珠江之水，浩浩荡荡，奔流入海。

康乐园与康乐村相邻。南朝大诗人谢灵运，世称“康乐公”，曾流寓广州，并终于此。有人认为，康乐园、康乐村或与谢灵运（康乐）有关。这也许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不过，康乐园的确洋溢着浓郁的人文气息与诗情画意。但对于人文学科而言，光有诗情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必须具有严谨的学术研究精神与深厚的学术积淀。一个好的学科当然应该有优秀的学术传统。那么，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学术传统是什么？一两句话显然难以概括。若勉强要一言以蔽之，则非中山大学校训莫属。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典礼上亲笔题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十字校训。该校训至今不但巍然矗立在中山大学校园，而且深深镌刻于中山大学师生的心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是孙中山先生对中山大学师生的期许，也是中文系百年来孜孜以求、代代传承的学术传统。

一个传承百年的中文学科，必有其深厚的学术积淀，有学殖深厚、个性突出的著名教授令人仰望，有数不清的名人逸事口耳相传。百年来，中山大学中文学科名师荟萃，他们的优秀品格和学术造诣熏陶了无数学者与学子。先后在此任教的杰出学者，早年有傅斯年、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顾颉刚、钟敬文、赵元任、罗常培、黄际遇、俞平伯、陆侃如、冯沅君、王力、岑麒祥等，晚近有容庚、商承祚、詹安泰、方孝岳、董每戡、王季思、冼玉清、黄海章、楼栖、高华年、叶启芳、潘允中、黄家敦、卢叔度、邱世友、陈则光、吴宏聪、陆一帆、李新魁等。此外，还有一批仍然健在的著名学者。每当我们提到中山大学中文学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著名学者的精神风采及其学术成就。他们既给我们带来光荣，也是一座座令人仰止的高山。

学者的精神风采与生命价值，主要是通过其著述来体现的。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谈到孔子时所说的：“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真正的学者都有名山事业的追求。曹丕《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真正的学者所追求的是不朽之事业，而非一时之功名利禄。一个优秀学者的学术生命远远超越其自然生命，而一个优秀学科学术传统的积聚传承更具有“声名自传于后”的强大生命力。

为了传承和弘扬本学科的优秀学术传统，从2017年开始，中文系便组织编纂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文库”。本文库共分三个系列，即“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典藏文库”“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学人文库”和“中国语言文学文库·荣休文库”。其中，“典藏文库”（含已故学者著作）主要重版或者重新选编整理出版有较高学术水平并已产生较大影响的著作，“学人文库”主要出版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原创性著作，“荣休文库”则出版近年退休教师的自选集。在这三个系列中，“学人文库”“荣休文库”的撰述，均遵现行的学术规范与出版规范；而“典藏文库”以尊重历史和作者为原则，对已故作者的著作，除了改正错误之外，尽量保持原貌。

一年四季满目苍翠的康乐园，芳草迷离，群木竞秀。其中，尤以百年樟树最为引人注目。放眼望去，巨大树干褐黑纵裂，长满绿茸茸的附生植物。树冠蔽日，浓荫满地。冬去春来，墨绿色的叶子飘落了，又代之以郁葱青翠的新叶。铁黑树干衬托着嫩绿枝叶，古老沧桑与蓬勃生机兼容一体。在我们的心目中，这似乎也是中山大学这所百年老校和中文这个百年学科的象征。

我们希望以这套文库致敬前辈。

我们希望以这套文库激励当下。

我们希望以这套文库寄望未来。

2018年10月18日

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序

焕良先生，余敬重之老师也。1978年，余有幸入中山大学中文系求学，其古代汉语课程，即由新魁先生、焕良先生共同讲授。是谓先生为余古代汉语之启蒙老师，可也。而后，余考上汉语史硕士生，从赵师仲邑先生治训诂。再后，余执教于暨南大学。先生作为潮汕乡贤，学界前辈，而为人谦和，待人至诚。余既操同样方言，又做同样学问，遂倍感亲切而时相过从，而先生乃以朋友视余，先生于余，亦师亦友矣。日者，先生告余曰，大作《训诂学与古汉语论集》行将付梓，命余聊记数语以弁卷端。是诚“当之有愧，却之不恭”之事，然某敢不从命？

先生此书，为数十年治古汉语、训诂学之结晶。今观其篇，正所谓文如其人：文风平实，不事渲染；言之有物，开卷获益。全书大抵包括“训诂之理论探讨与实践”“古汉语语法、词汇研究与教学经验谈”“古籍校注示例与批评”三端，下姑据此略谈个人心得。

先生研治训诂有年，早于1995年即有教材《训诂学概要》面世。李新魁先生于该书卷首《序》文、孙雍长先生于书评《训诂学教材建设的重要新成果——评陈焕良〈训诂学概要〉》（见《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中，均予极高评价（此不赘述），可见先生训诂造诣之高。今此集中论文，可归入训诂者计9篇，量虽不大而内容涉及颇广，给人启示良多。《〈尔雅·释器〉义类分析》《论〈释名〉含声训字复音词》二篇，是对辞书训诂经典之作——《尔雅》《释名》之研究。前一篇，先生创造性地利用《尔雅》依义类编排之特点，以《释器》为范例，建立语义场，以探求《尔雅》词义系统。此于加深对《尔雅》之认识，考察古今词义之演变，皆有重要之价值。先生此文发表之后，先后又有学者撰文对《尔雅》之《释宫》《释天》《释地》《释乐》等篇进行义类分析，显然是受到先生文章之启发。后一篇，先生从“含声训字复音词”之角度，对《释名》释例进行研究，为此，全面考察并分析了《释名》中含声训字复音词之构成形式及作用。人皆知《释名》

为声训之书，历来学者研究《释名》，多注重与被释字语音同、近之声训字，至于训释短语中包含声训字在内之整个复音词，则极少有关注者。其实，含声训字复音词于《释名》释义作用至巨；而对其正确理解，于弄清《释名》义例亦有十分重要之意义。先生此文，系统而全面地考察了《释名》声训字复音词，给人别开生面之感。《训诂在〈四书集注〉中的运用》一篇，是对宋代传注训诂之典范《四书集注》之研究。传注训诂乃训诂研究中十分重要之内容。汉唐传注，玩习者众；清人故训，向所推崇；独宋人疏注，多以之奢谈义理、强经就我、标新立异而问津者偏少。然宋人传注并非一无是处，诚如先生《训诂学概要》所言：“（宋）理学家的训诂，所用语言简明朴素。通俗易懂，是他们的特色，也是他们的优点。”尤其朱熹，“博学务实，深通故训而不墨守，对旧说能择善而从，也每有新解，故其训释古书，较为准确恰当，胜前人一筹。”而《四书集注》则是朱氏传注训诂之代表作。先生此文，于宋人传注研究，颇开风气之先。《古书文例在训诂中的运用》《“古人语急”献疑》二篇，皆有关乎古书文例研究，前者意在探求文例于训诂之应用价值及使用方法，后者则是对于文例个案试作科学之解释。清人训诂所以取得前所未有之成就，与善于利用古书文例有莫大关系。先生前文，实际上是在认真总结前人相关经验之基础上写成，于有志研治训诂之青年学者，颇具指导意义。先生后文，于顾炎武“古人语急”之说，就顾氏书证一一进行分析，得出结论：顾氏所谓“语急”，实际包括多种情况，且多与“语急”无关。辨证客观，自可信从。《刍论古代笔记中的训诂》《刍论〈札朴〉之鲁方言研究》《〈广东新语〉中的地名训诂》三篇，分别是关于古代笔记、方言、地名之训诂研究。余以为，此三篇之重要意义在于：先生以自己之训诂实践，为治训诂者展示了三个有待进一步开发的新领域，古代笔记、方言、地名中所蕴藏之训诂资源，具有不容低估之价值。《“荼”“茶”异同考略》一篇，先生通过旁征博引、细密考证，厘清了“荼”“茶”二字之使用演变史及其间关系，文章虽短小，而颇见功力。

先生一生以古汉语教学为事业，情所倾注，心得自多。集子中属于“古汉语语法、词汇研究与教学经验谈”之论文有十余篇，涉及古汉语教学内容多个方面：《名词用如动词的语法结构及词汇意义》《古汉语宾语前置辨议》二篇，讨论古汉语语法中之结构分析问题；《“皆”为“总指

代词”说》《表因虚词“以”的词性》二篇，研究古汉语语法中之虚词类别问题；《古汉语的比喻句式》，揭示古汉语语法中之句式问题；《文言朗读中的句读》，实为探讨词语划分问题，亦即如何正确理解句子内部结构之问题；《古今词义辨异》《利用潮汕方言掌握古词古义》《利用潮汕方言掌握古今词义的异同》三篇，着意于如何探求古汉语词义；而《古代汉语教学内容刍议》《授“鱼”亦授“渔”——古代汉语教学管窥蠡测》二篇，则属于古汉语教学法范畴。末二篇，主要根据现时高校中文系古代汉语课时情况，试作教学内容改革之探索，纯属经验之谈，足供同道参考。余诸篇，则皆从学生学习古代汉语之角度出发，着重就语法、词汇学习中之难点问题、方法问题撰文；而条分缕析，细致入微，深入浅出，释疑解惑，学者自开卷有益矣。

先生教学之余，时从事古籍整理。先后点校之古籍有〔清〕梁章钜等之《巧对录》，注译之古籍有〔清〕金缨之《格言联璧》，又与人合作译注《山海经》、撰写《白话史记》、校注《农政全书》、点校《汉书》《后汉书》《旧唐书》《新唐书》等，又有专著《〈潮阳县志〉校议》（未出版）。今集中《必须掌握前人注释古书的方法方式》《注释古书怎样吸收前人的成果》《古籍用字述论》《从〈说文〉看繁简字的关系》《〈潮阳县志〉“物产”卷校议》《〈潮阳县志〉“风俗”“纪事”等卷校议》《顽石隐良玉，寒灰寓星火——评介〈格言联璧〉》《〈农政全书〉（校注）前言》《〈史记·张仪列传〉译后记》九篇论文，正是先生古籍校注实践之经验总结及副产品。其中，前四篇分别从借鉴前人注释古书成果与辨明古籍用字两个方面，与读者分享心得。借鉴旧注、辨明用字，乃古籍整理中两个最为重要之问题，先生就此撰文，可谓切中肯綮。至于《潮阳县志》校议二篇，先生指谬正讹，目光如炬，异采纷呈，尽显朴学功力，此则读者自可领会，毋庸多言者。《〈史记·张仪列传〉译后记》，先生试图通过对岳麓书社先后出版之两部《白话史记》中《张仪列传》之译文比较，说明“古书今译并非易事”。显然，先生所译者比之旧译，胜出多多。虽说后出转精，势所必然，而先生治学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之精神仍然令人感动。学者若能于是篇细加咀嚼，获益必夥。

集中尚有附录，亦颇具锦上添花之效。《古词语丛谈（29则）》以轻松活泼、幽默风趣之短文，传授古词语知识，普通读者可于愉悦之阅读中获得新知。

上乃余拜读先生大作后之点滴体会，谨为记。

四十年前从师游，先生讲坛飒英姿。而今吾已早华发，但愿夫子春长驻！

王彦坤

2018年2月10日 于暨南园无名室

前 言

《训诂学与古汉语论集》之文，分而为三：训诂学、古汉语、古籍整理。合而为一：“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孔颖达《毛诗故训传》正义）皆系“古”字。三“古”密切，界域难分。前二“古”之知识运用于古籍整理，即古为今用，拙著《训诂学概要》（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立“古书今注”一章，正是此意。

既然一分为三，就姑且以三为序，言述其内容梗概。

其一，训诂学：

《训诂在〈四书集注〉中的运用》，关于身处训诂变革时期，朱熹如何运用训诂来成就其代表作《四书集注》。内容包括校勘文字、分析句读、注释字音、解释词义、考证名物、阐释语法、论述表达方式、说明修辞手法，分析篇章结构等。旨在吸取其训诂之精华，运用于当今的古籍整理。

《刍论古代笔记中的训诂》，关注训诂学中有待进一步开发的新领域。内容有：历代笔记若干要籍简介；介绍古代笔记较为突出之训诂内容；分析笔记体式训诂的特点；指出其不足之处及通病。最后强调要充分挖掘古代笔记中的训诂资源，发挥其在汉语研究中难以估量的作用。

《〈广东新语〉中的地名训诂》及《刍论〈札朴〉之鲁方言研究》，是以清代两部笔记为研究对象。两部笔记中都有丰富的训诂资料。

前篇仅论述关于地名训诂的问题。时代迁移，地理沿革，地名词的名与实存在种种复杂情况。《〈广东新语〉中的地名训诂》，对广东某些地名的合理解释，从中可以看到地名的种种来源。但其地名训诂不可能皆为确诂，沿袭旧说之非亦间有所见。地名训诂与语言学关系尤为密切，地名词中的音、形、义都是值得语言学深入研究的。地名词中蕴藏着丰富的语言“资源”，而地名训诂正是发掘、利用“资源”的必要手段。

后篇关于桂馥的考证笔记《札朴》中之鲁方言研究。《札朴》记录了

大量的鲁方言材料：或从文献求方言本源；或用方言考证古词；或考释鲁方言的本字。文中对《札朴》所有的鲁方言材料进行全面地整理分析，重点论述桂馥对鲁方言词义之说解及鲁方言本字之考释方法及特点，并且将《札朴》中的鲁方言材料与《汉语大辞典》和《汉语方言辞典》的有关词条作对比，择其要者举例说明其于现代鲁方言研究和词书编纂之重要价值。

《论〈释名〉含声训字复音词》，以关于刘熙《释名》释例的研究以及误读《释名》的实例为引论，旨在论述《释名》卓著的训诂特色：即声训中充分使用含声训字复音词。为此，首先分析了《释名》中含声训字复音词的三种构成形式：合成词、叠音词、附加后缀。其次论述含声训字复音词的作用：区分声训字与被训字同源还是谐声、限定义项和区别词性。最后指出《释名》中存在分裂连绵词为训的缺陷。

《尔雅》是训诂学经典，在词语类属编排上有其独特之处：全书 19 篇，前 3 篇所释有形容词、名词、动词。后 16 篇，几乎全是名词，有的条目收的是一组意义紧密相对的字。因此后 16 篇都可以做单独的义类分析。《〈尔雅·释器〉义类分析》，仅就《释器》一篇 47 个词条试作语义分析，从而构建了该篇的语义场，同时也发现了该篇存在的问题。如果能把这一作法推广至全书，将会使《尔雅》对训诂研究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词条而言，有利于究词义之演变，就单篇而言，有利于考《尔雅》内容之增益；就全书而言，有利于助训诂之研究。

《“古人语急”献疑》，对始自顾炎武《日知录》“古人多以语急而省其文者”之说，提出质疑，窃以为对古书中某些特殊语言现象必须作具体分析；旧注已有确诂可从者，不必更以“语急省文”释之；有本属反问句式者，亦与“语急”无关；与“语急”有联系的，其所不及尽言者，可称之为“潜语”，以别一般所说的“省略”。

《“荼”“茶”异同考略》，对“荼”与“茶”之异同略加考释，以期弄清“荼”“茶”纠纷之缘由。结论是：“荼”及其异称“茗”“莼”“薺”“选”等，都是指“苦菜”。“茶”本名“檟”（字或作“櫟”），即“苦茶”。二者本自不同：一为草本，可食用；一为木本，可入药、饮用。“荼”与“檟”相混，始自晋。及唐，始见“茶”字，并以代称本属“苦菜”之“荼”“茗”等。此后，文献中“荼”与“茶”混用尤甚。

其二，古汉语：

《古今词义辨异》，重点在于辨古今词义之异，分别从义项多少、词义范围大小、词义感情色彩、语意轻重、词义侧重点、词性对应关系等不同角度，举例分辨古今词义之间的各种差异，避免以今释古，误解古文。

《利用潮汕方言掌握古词古义》，举例说明潮汕话口头说的与古书里记载的词语，从语音到词义都有相应的关系。正是由于潮汕方言保留了大量的古代汉语词语，使它成为研究古代汉语的“活化石”。在词汇研究方面，既可以利用潮汕方言训解古籍里生僻字词的意义，又可以充分利用潮汕方言诠释常见字词的古义。

《利用潮汕方言掌握古今词义的异同》，指利用现代潮汕方言所保留的古代汉语词语，从古今汉语中部分词语义项多少、范围大小、词性类别等异同，作为比较研究，说明利用潮汕方言的词义，有助于释读古代文献。

上述二文的共同意旨，在于说明母语是潮汕方言的人，在学习古代汉语、阅读古籍的时候，应当充分利用母语和古代汉语的关系之有利条件。在潮汕方言区进行文言教学，利用潮汕方言进行比较，对于掌握古今词义的异同，避免以今律古、望文生义，都是十分有益的。

《“皆”为“总指代词”说》，从《马氏文通》的“约指代字”说起，以至“皆”类词的词义指向和语法功能，再从句式的转换看“皆”类词的语义和语法关系，最后从“皆”和“莫”的关系看“皆”的词性。结论是，《马氏文通》把“皆”归于代词中，有其合理性，只是称为“约指代词”，概念比较模糊，故笔者称之为“总指代词”。窃以为“皆”有副词和代词之分，语义是“都”或“全”的“皆”是“总指代词”，具有总括和指代的作用，其语法功能是所指对象的同位成分，其语义指向可以复指主语、宾语、兼语、状语等。“皆”在句中位置比较灵活，从句式转换得以证实。“总指代词”的确立能比较客观地反映古代汉语“皆”类词在句中的语义指向和语法地位。此外，“总指代词”的确立，使之与“分指代词”（或称“逐指代词”）相对应，能够更加准确地揭示古代汉语指示代词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表因虚词“以”的词性》，则有关“以”表因时的属性问题。虚词“以”，可作介词，也可作连词，当其表因时难以辨别，以至于同一例子，

或说介词，或说连词。亦有统称“以”为关系词，或统归于介词一类。笔者通过实例分析，表因虚词“以”可以而且应当区分为介词和连词，并概括了两者区别的四种不同情况。

《名词用如动词的语法结构及词汇意义》，有感于一般语法书对名词的意动用法和使动用法论述较为详细清楚，而对名词用如动词却语焉不详，忽略了名词用如动词的复杂性，尤其是对其词汇意义注意不够，往往只简单地指出某名词用如动词，至于如何用法，如何解释其意义，有无规律可循，便无下文。拙文通过实例论证，认为名词用如动词的语法结构有带宾语、补语和不带宾语、补语两种情况，其词汇意义可以在原名词之前或者之后加上一个动词，但所加之词是适当的而不是唯一的，不能在原名词的前后加上动词来理解的，可以由原来的名词进行联想，但必须符合情理。

《古汉语宾语前置辨议》，在前修时哲的研究基础上，对古汉语宾语前置的问题加以归纳综合，并陈一得之见。文以前置殊异五种情况加以分辨。从中可以看出，古汉语宾语前置情况复杂，句式灵活多变，以致同一句子，有不同语法分析，语法分析不同，则语意悬殊。

《古汉语的比喻句式》，是从语法的角度，对古汉语比喻句式进行分析，阐述其类型、结构以及与比较句式之区别，以利正确理解古书文意。

《文言朗读中的句读》，文虽短小，却关乎古今汉语词汇结构异同问题。古代汉语以单音词占优势，现代汉语以双音词占优势，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分辨为难：既与形诸标点符号的句读有关，又与未形诸标点符号的句读有关。而未形诸标点符号的句读，即朗读中听觉所感知的词与词，词语与词语之间短促的语气停顿，是学界稍少措意的问题。

《古代汉语教学内容刍议》与《授“鱼”亦授“渔”——古代汉语教学管窥蠡测》，是本人多年从事古代汉语教学之心得体会，不惮浅陋，抛砖引玉。

前篇关于教学内容，针对现实课程门类增多，课时有限，如何给古代汉语减负，如何处理与其他语言类课程的关系，稍作刍荛之议，并主张古汉语教学堂上应突出“通论”及“文选”的重点，课外应加强标点、今译、工具书的实践。

后篇关于教学法的问题。结合教学实践，举证实例，阐述在古代汉语

文选教学中,怎样启发学生利用今语、利用方言掌握古词古义以及利用文例说词释句等教学法。

其三,古籍整理:

古籍整理离不开使用工具书及利用相关古文献,吸收前人的经验教训。《必须掌握前人注释古书的方法方式》与《注释古书怎样吸收前人的成果》二篇,正是为此而作。

古书注释,前人称之为训诂。为了充分利用历代的训诂资料,就必须正确地理解训诂的术语,掌握各个术语的含义和用法。因此,前篇首先把常用的训诂术语用法上有共同的地方归并为11类,逐一介绍。其次强调必须掌握训诂的三种方法:即以形说义之“形训”、因声求义之“音训”、直陈词义之“义训”。最后强调掌握训诂的多种体例:传注类、章句类、音义类、义疏类、集解类。

后篇对吸收前人成果注释古书,提出三点粗浅看法:其一,宏观众说,择善而从。今人新注古书,应当尽可能利用先行注本,汇集众说,加以比较、参证。当众说纷纭时,要能择善而从,作为今注的依据。其二,既要利用,又不迷信。今人注释古书,需要参考旧注。但必须加以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不可盲从。其三,繁简适中,深入浅出。利用前人成果时,不能原文照抄旧注。从广大读者的视角出发,古书今注既要简明扼要,又要通俗易懂。

《古籍用字述论》《从〈说文〉看繁简字的关系》二篇主要论述关于古籍用字的问题。无论是阅读原版古书,还是经今人整理的古书,都必须掌握古籍用字的有关情况。而对于从事古籍整理者来说,尤为重要。

前文分别介绍了古籍中存在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和繁简字的复杂情况,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并希望大家尤其是有关部门都来重视古籍整理用字规范化的问题。

后文侧重于繁简字的关系,笔者把《简化字总表》所收553个简化字及其所代替的繁体字和《说文解字》逐一加以对照,从中足以反映繁简字的复杂关系:异形同音同义、异形同音异义、异形异音异义。弄清繁简字之间的对应关系,对于阅读和整理古籍意义非常重大。

《〈潮阳县志〉“物产”卷校议》及《〈潮阳县志〉“风俗”“纪事”等卷校议》是笔者先后参加第五届、第八届潮学国际研讨会提交的二篇论

文，会后均收入大会论文集（分别由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3月出版，中华书局2012年6月出版）。二文分别条列各卷校勘之失误，标点之失误各种情况，指出致误原因、改正依据等。

《顽石隐良玉，寒灰寓星火——评介〈格言联璧〉》，原是注译《格言联璧》时所写的“前言”，后以今题，略加文字修改，以之为参加第七届潮学国际研讨会的论文，并被收入大会论文集（花城出版社2009年2月出版）。《格言联璧》是金缨选录其所辑《觉觉录》中浅近格言另刻之单行本。近代出版家潮阳郭辅庭取所校定本，“就正通人”，“复加讎勘”，“重付精刊”。不才应岳麓书社之约请，于格言原文原注之外，复加今注今译，以利一般读者理解其意旨。“前言”主要就其所辑录诸类格言，可为镜鉴之论，择其要者归类条陈之。

《农政全书》作者徐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温体仁专政，不能有所建白。”（《明史·徐光启传》）却以其杰出之科学成就彪炳于中国历史上。其主要代表作《农政全书》，于中国农学史，诚如《诗经》之于古典诗歌，《本草》之于古代医药，成为我国传统农学代名词，堪与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同悬诸日月，并列为我国农学著述两大丰碑。“前言”认为徐氏《农政全书》主导思想是“富国必以本业”，“农本”思想不但符合泱泱农业大国既往之历史，而且未必无补于今时。徐氏重视兴修水利、提倡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以期富国利民，以及重视备荒救灾之农政思想，皆值得借鉴。全书最有学术价值者，为“树艺”“种植”等目所载植物及其栽培方法。总之，该书是我国农业科技史上一部重要历史文献，又是至今仍有实用价值的“经济之书”。

二篇“前言”，皆从思想内容而言之，未及校注及注译题旨，卑之为“充数”，实亦无乖古为今用之大义。

《〈史记·张仪列传〉译后记》（以下简称《译后记》），试图通过岳麓书社先后出版之两部《白话史记》中《张仪列传》之译文比较，说明古书今译并非易事，也是本人作为“岳麓本”《白话史记》第二作者并审读部分稿件之后的心得体会。“台湾本”出书在前，“岳麓本”出书在后，如若后者较之前者有所改进，后出转精纯属理所当然。所选二译文，并非最有代表性，难免有失偏颇。陈某《译后记》，取其差异较大者，妄发刍